

鲁迅的建设性

王国华

●鲁迅的“牢骚”其实就是“批判”，批判现实中一切他认为不合理的地方，而与他对阵的那一方，不愿意，或者刻意躲避“批判”二字。

鲁迅逝后二十多年，梁实秋在《论鲁迅》一文中再次指责鲁迅：“要作为一个文学家，单有一腹牢骚，一腔怨气是不够的，他必须要有一套积极的思想，对人对事都要有一套积极的看法，纵然不必即构成什么体系，至少也要有一个正面的主张。鲁迅不足以语此。他有的只是一个消极的态度，勉强归纳起来，即是一个‘不满于现状’的态度。这个态度并不算错。北洋军阀执政若干年，谁又能对现状满意？问题是在，光是不满意又当如何？我们的国家民族，政治文化，真是百孔千疮，怎么办呢？慢慢的寻求一点一滴的改良，不失为一个办法。鲁迅如果不赞成这个办法，也可以，如果以为这办法是消极的妥协的没出息的，也可以，但是你总得提出一个办法，不能单是谩骂，谩骂腐败的对象，谩骂别人的改良的主张，谩骂一切，而自己又不提出正面的主张。而鲁迅的最严重的短处，即在于是。”

此即梁实秋和他的朋友们多次对鲁迅提出的“拿货色来”。胡适有“大胆的假设，小心的求证”，有包容、改良等主张，鲁迅呢？他的主张在哪里，他的建设性在哪里？面对梁实秋们的追问，鲁迅似乎也没正面回答过。可他没有回答不证明他没思考过这个问题，他在《一点比喻》中提到，一只山羊领着一群绵羊，急急匆匆地奔向屠宰场，这只山羊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？“往那里去？！”鲁迅连续两次问到“往那里去”，作为知识精英，他对这个问题的焦虑既是提给别人的，也在逼问自己。没有回答梁实秋，并非是他理屈词穷，或许，他只是觉得对方的问题很可笑，根本不屑于回答。

因此，我们就有必要提到鲁迅的文化身份。跟同时代的人相比，鲁迅的草根性既非梁实秋们的说说拉倒，轻易就可跳脱出来，也非左派文人们的偏执和以之为旗、另有所图。他一直把自己深深地置于民间。1926年1月鲁迅在《语丝》上发表《学界的三魂》，认为国魂有三：“而这三魂之中，似乎一是‘官魂’，一是‘匪魂’，还有一个是什么呢？也许是‘民魂’罢，我不很能够决定。又因为我的见闻很偏隘，所以未敢悉指中国全社会，只好缩而小之曰‘学界’。”事实上，他已把自己定位为“民魂”的一部分，并尤其注意到“民魂”的纯洁性，以防其被玷污：“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，惟有他发扬起来，中国才有真进步。但是，当此连学界也倒走旧路的时候，怎能轻易地发挥得出来呢？在乌烟瘴气之中，有官之所谓‘匪’和民之所谓匪；有官之所谓‘民’和民之所谓民；有官以为‘匪’而其实是真的国民，有官以为‘民’而其实是衙役和马弁。所以貌似‘民魂’的，有时仍不免为‘官魂’，这是鉴别魂灵者所应该十分注意的。”

基于此，鲁迅为文为人的出发点皆有所本，遍览其作品，他为遭军警惨杀的学生鸣不平，披露革命青年遇难的真相，痛击以复古为口号荼毒文化的官僚，群战站在统治阶层立场上的帮闲文人……与他的论敌相比，他所选择的立场，在主政者那里，自然没什么市场。梁实秋说他满腹牢骚，的确如此。但这些牢骚更多地是在为无法发声的那一群人发声，是在为声音微弱的那一个群体鼓噪。他的不舒服，即便并非全部是草根的不舒服，起码也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替草根代言的作用。这个社会首先让草根阶层难过了，让他不舒服了，所以，他才要写作，以笔为枪。一个人人怡然自得、安居乐业的社会，怎么可以产生鲁迅这样的



周访问排行	月访问排行	总访问排行
● 鲁迅和许广平犯有“通奸”罪吗？		
● 现实主义还是色情主义？		
● “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”了吗？		
● 不要把张爱玲和胡兰成混为一谈		
● 论中西文人女性人体描写的审美特征...		
● 文学如何向现实“说话”		
● 新诗创世何劳胡适尝试		
● 当代文学的若干问号		
● 期待新的中国文学批评史		
● 暧昧的“民间”：“断裂问卷”与90...		

网友评论 更多评论

如果您已经注册并经审核成为“中国文学网”会员，请 [登录](#) 后发表评论；或者您现在 [注册成为新会员](#)？

诸位网友，敬请谨慎网上言行，切莫对他人造成伤害。

验证码:

人？鲁迅的“牢骚”其实就是“批判”，批判现实中一切他认为不合理的地方，而与他对阵的那一方，不愿意，或者刻意躲避“批判”二字。批判是一种精神。换作另外一个人或阶层来主政，只要他让批判者和他身后那个巨大的群体感觉到不舒服，批判者就会继续坚持自己的批判态度。美国总统布什在就职时说：“人类千万年的历史，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，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，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，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，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。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，把他们关起来，才不会害人。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。”而鲁迅对老大帝国的批判态度，对时下社会生活的强烈介入，不就是编织笼子的钢丝吗？诚然，一种制度的确立一定需要若干外力，但批判精神一定是外力之一。其生存空间、发声空间一息尚存，他们就会在狭小的天地里持续不断地“谩骂”下去，让主政者战战兢兢，成为被关在笼子里的困兽。这才是他们的终极目的。

一条千疮百孔的大河，它是我们所安身立命的所在，谁也离不开它。有人提出疏导洪流，有人主张废掉另外开挖一条，有人要植树造林保持水土，有人要在河边建一座庙求神灵保佑。各个都很有“建设性”。又有一个人，直接地指出，这里有个漏洞，那里有个漏洞，这里有个蚁穴，那里即将决堤。他心情急迫，声色俱厉，难免让人不舒服，尤其让负责河防的人焦头烂额，奔走不及。可他却是最具责任感的人，他也许没有什么主义之类的概念，没有琅琅上口的口号，你却不得不承认，这种批判本身就是最大的建设性。

这，也是梁实秋们一直没有理解的真谛。

原载：《文学报》2008-08-28